

SHENGMINGLEYUAN

生命乐园

何继青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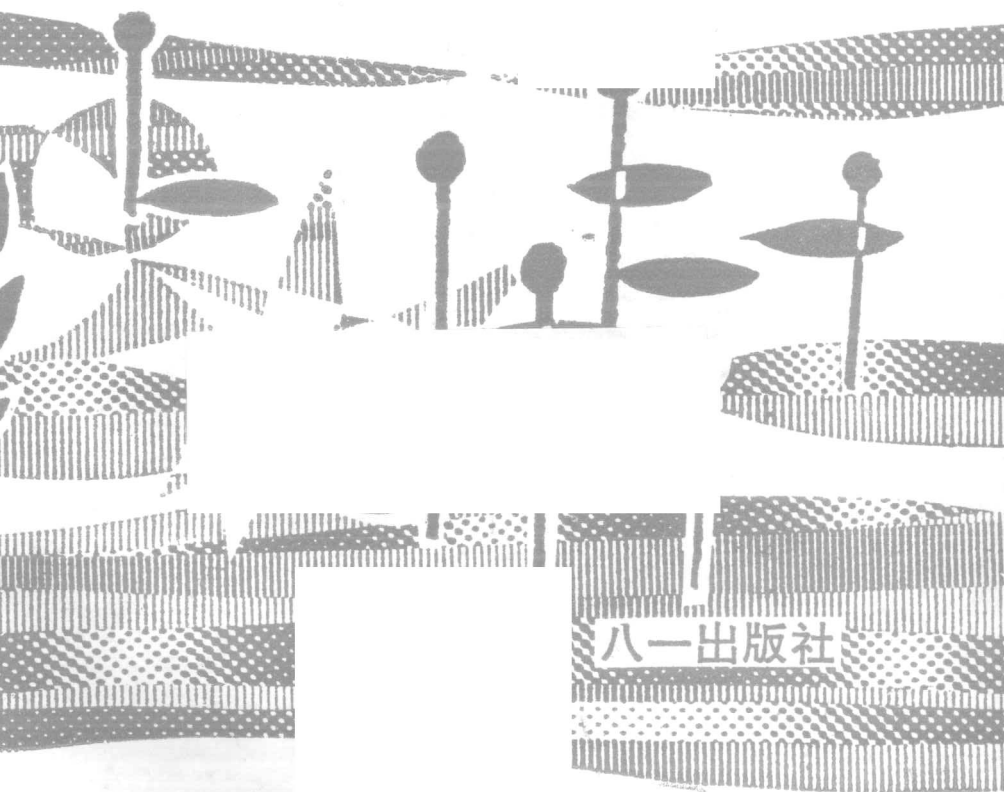


八一出版社

SHENGMINGLEYUAN

何继青 著

生命乐园



八一出版社

新登字(京)117号

书 名: 生命乐园

著 者: 何 继 青

出版者: 八一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封 面: 解放军第二二〇七工厂

排版者: 北京海淀区海港印刷厂

印刷者: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

装订者: 北京朝阳区京峰装订厂

发行者: 八一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56,000

版 次: 1994年3月第1版

印 次: 199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书 号: ISBN 7-5081-0085-9/I·14

定 价: 7.10元(膜)

这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还在旧历年初三头上，田野里树枝上已经冒出了节节作响的嫩绿。

春早寒浓。薄薄数点嫩绿经历着冬尾的苦涩干冷。干冷无言，沉默得如同村外缓缓走过的江水。江水走到这方土地早已成熟了，涛浪不再惊心动魄，波涌不再轻盈追逐，它似乎不再存在希望的激情，也觉不出沉重的艰苦，只是慢慢地走着走了许多年的路。

初三的冰冷阳光在村里孩子们的心中并无寒意，当然更没有陨落或者暗淡。他们手里的鞭炮尚未舍得放完，他们晓得家里积蓄的年菜年糕才刚刚吃开头。初一过去，孩子们的心里还有一个盼头，那是正月十五。正月十五可以闹灯笼。灯笼中心那支烛火尤其好看，暖融融地亮着，燃烧出许多村舍里独有的欢悦与鼓舞。灯笼纸是个隔阂，罩着那跳跃的火苗无限朦胧，漾溢出神奇的诱惑。章家村大人们的盼望就不同村里的孩子了。他们说不准各自心里明确的盼头，但期望落一场新春瑞雪是共同的。瑞雪兆丰年，这是老话，章家村的人们信老话。在初三这一天，村里人没盼到第一场雪，章家却要降生第八个孩子。

那时候已过了亮灯辰光。村外江面上霞色褪尽，江水成了巨大的褚色锈块，远远望去，江流停滞了，只能听见钝重的喘息。缓缓漫起的是晚暮，弥散在宛若凝固的大江上，愈淡却浓。归鸟不知是哪一刻离开江涛的，此时栖息在古樟树上。古樟树立在村前，

脚下是四条青石架起的矮桥，矮桥有年头了。桥下流水汩汩，四季不断，带去许多事情又引出来许多事情。流水从村前走到章家门口就画了个弯，弯成一汪小河，然后才继续流向别处。那时辰章家的古旧木门紧闭着，门里章家的气氛有些异样，章家的女人正承受着一个孩子冲撞世界的疼痛，痛苦的呻吟声在睡房里东奔西撞。院子的墙根下瑟缩着章家早来世的几个孩子，几个孩子或坐或蹲，手拢在厚笨的棉衣袖子里，神情中泊着莫名其妙的惶恐。唯有二姑娘天凤在屋里灶间帮着烧火。天凤是章家前七个孩子中唯一的姑娘。

到底，章家女人身下见血见亮了。生命之门被凶狠地撞开，于热烈霞色中冲出孩子的啼哭。那哭声倔强坚硬闪耀着别样的锋利，听得大人们慌乱不安，各自躲在心里偷想：这第八个孩子来得怪呢，是祸是福？听这声音是凶象不是吉象呢。

来章家帮忙接生的村里妇人兴冲冲拉开睡房门，朝章家男人恭喜：是个男孩！见世就睁眼哭叫，听声音命硬，兴许将来成贵人呢。

章家男人朝村妇拱拱手，算回了个谢字，脸色却寡淡暗旧，多少流露出来些愁苦。命硬有何用，活着就多张嘴。

章家女人生完孩子，痛苦不减，依旧一阵紧一阵地抓捏着。来帮忙的村里妇人说：孩子下来了，总归还是要疼一阵的，疼痛不会就去。章家女人喃喃：前面生了七个也没这样痛法，这次痛得不一樣，就像是还没生。村妇人讲：你这个孩子就是不一样呢！你没听见他的哭？说着，章家女人爆发出一串撕天破夜的惨叫，满脸盘浮出一层黄豆汗。

村里妇人奇怪，忙问章家女人生产前是不是吃得太饱，这会儿要坐马桶。章家女人说兴许，生产前她吃了四只煮鸡蛋。于是，村里妇人把章家女人扶到了马桶上。不多会儿，屋里的人听到沉闷的一记重响，这响声来自章家女人身下的马桶。响声过后，章

家女人轻松了，径自挣断身下的牵连，站起身自己走回床上。村里妇人端过油灯，朝马桶里照照。她看见了另一个孩子，孩子蜷缩在桶底，已经断了气息，平静得像冬日田野间一粒鲜艳的种子。

章家第八胎活下来的这个男孩取名叫章文泉。章文泉出世的这一年，清王朝结束，中国创建了共和制。

上 卷

第 一 章

1 这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最后一个早晨。章秀竹走在早晨的朝霞里。朝霞鲜亮，像一首少男少女的歌，不陈旧也没有苦恼。一九五四年的春天，中国百姓头顶上的天就是这样的；晴朗、鲜亮。章秀竹走着，举起目光很轻易地就看见了染在霞色中的故苏阁。故苏阁立在古城边际的武州山顶，古城便由此山得名武州。故苏阁脚下的武州山不高，也不陡，亦没有流传山中有仙。不过武州山四季色彩分明，尤其是春天里滢滢的绿，倒也灵气袅袅。章秀竹忽然想到她与纪远的缘份正是开始在故苏阁，可她却从没和纪远在春天里登过故苏阁。这个春天她是否约了纪远去登故苏阁？这样想着，章秀竹的心里就荡起了涟涟春水。

“小章。”

章秀竹听到背后有人叫，她停住脚步但没有回头。她听出来是纪远。纪远在公开场合总叫她小章，当她俩单独在一起时纪远叫她秀竹。是章秀竹要纪远这么叫的，起初纪远反对，纪远说我何必人前人后两种叫法？我们的关系是公开的。章秀竹坚持，章秀竹的意思是他们毕竟没有结婚。纪远依了章秀竹，但叫起小章

来仍然别扭。在这个早晨，章秀竹不知受到什么灵感的驱使，听到纪远叫她心就抑制不住的狂跳起来，捶得她胸脯生痛。尽管从十六岁那年与纪远偶然相遇算起，她和纪远已经相爱了整整八年，尽管人人都知道章秀竹是厂长纪远的未婚妻，但每每听到纪远的声音，哪怕是纪远在数千人大会上作报告她坐在下面听，也会偷偷地脸红偷偷地紧张慌乱。而今天这个早晨的紧张慌乱中又多一份预感，是什么预感却又说不清。

纪远赶上章秀竹：“我们边走边谈。”

章秀竹随了纪远朝厂区走去。为摆脱突然而至没有由头的慌乱不安，章秀竹轻声对纪远说：“你声音不能轻点，引得别人都在看我们。你现在是厂长，身边是知识分子是技术工人，不能再像战争年代那样粗嗓门直肠子了。”

纪远笑起来，声音响得引来更多的目光：“你呵，大小姐风度不改，干吗怕别人看？引起别人注意未必不是好事。”停了停纪远接着说：“当个几千人的厂长，没人注目倒是不正常了。你呵，遇事顾及太多。”

“那可不一定。当初跟了你去江北，我顾及什么了？”章秀竹扬起面孔，两潭黑眸直视着纪远。

纪远记忆的闸门立刻被打开了，记忆潮水般涌来。章秀竹充满柔情的一两句平淡言语常常会激起纪远如潮的思绪。纪远是属于那种情感型的人，容易冲动，激烈起来敢做敢为。章秀竹的这句话使他的思路重新回到先前的轨道，他对章秀竹说：“有件事情要对你说。”

章秀竹不知道纪远要对她说什么事，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喜欢听纪远讲话。章秀竹听纪远讲话会有一种被纪远挽起胳膊，乘一只优美的小船顺流而下的感觉：两岸绿荫如云、山石如诗。至于小船将去到哪里，是苦岸还是开满丁香花的院落，她从不考虑，她只是随着纪远去。一九五五年四月里的这个早晨，章

秀竹便是怀着这样一种美好的心境等待着听纪远要对她说的话。

纪远并不刻意去体会一颗女人心灵世界里的情愫，他永远对自己充满信心。“我们应该结婚了。我相信你了解我的这个想法，你当然会同意我这样决定。我们明天就结婚，照你们几个说的三对一块结。明天晚上在厂俱乐部热闹一下，你去办，吴笑人那里我讲过了，他没意见。还有那个柯雨纹，她现在在纺织工业局干得怎么样？她对象是谁？”

章秀竹以为纪远在开玩笑，就说：“你连人家对象是谁都不知道，就叫人家跟你一块结婚，你也真行。”

纪远不在意地说：“都二十多岁的姑娘了，哪能没对象。”

章秀竹停住，朝霞便把她很清秀地描在上班的路上。“你不是在开玩笑么？”

“我非常认真。战争结束五年了，我们已经等得太久太久。”

章秀竹发现她的预感很灵，今天果然是个不平常的日子。章秀竹激动得有些发抖，思路却又清晰得要命。她们是该结婚了。党委书记吴笑人最大，她们几个也不能算小，只是柯雨纹可能有些麻烦。章秀竹答应去准备。

纪远先走了。章秀竹独自走在上班的路上。她重新想起来柯雨纹。柯雨纹近一段的情况章秀竹不太清楚。原先柯雨纹也和她们一起在这家武州最大的国防工厂。后来不知为什么调去了纺织局。柯雨纹选择对象似乎很难，章秀竹不明白是什么道理。部队和工厂有那么多的人才，吴笑人和她都给柯雨纹介绍过，章秀竹至今不清楚柯雨纹到底定了谁。她和柯雨纹，还有准备和吴笑人结婚的刘玉锦，曾经有过誓约。

二十四年前，在三个完全不同的人家，诞生了三个女孩。她们同在一年出生，来到世界的季节却各不相同。

章秀竹是在四月里出生的，那个四月，天空清冷，大地阴雨

绵绵，怒放的四月梨花宛若清明时节的片片素绢。章秀竹的二姑妈曾说：苦春四月来的女人注定命苦。二姑妈说这话时望着章秀竹的两只眼睛凄然暗红，盈满泪水。那时节，二姑妈并不知道在后来的日子里章秀竹发生了什么。柯雨纹生在隆冬。从来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柯雨纹出生时的情景：是北风如刀？或者飞雪漫天？二姑妈有次将手抚在柯雨纹的头顶，两眼遥望着无边无际的远方，寡淡但坚信地说：这女子来得孤单，一个人独自走进了人世间，将来的日子也一定过得孤单苦闷呢。她心里有的人，日子里不会有；伴她过日子的人，她心里头又没有。二姑妈过世后许多年，柯雨纹有次对章秀竹回忆：二姑妈的眼睛真毒，二姑妈抚着我头说那话时我才五岁，而后来的日子竟让二姑妈给说中了。刘玉锦的生日是中秋。一个金灿灿的季节，命定的便无风无浪，天空明静月色秀美。关于这一点，当时和后来的许多年里并没有谁注意到，然而刘玉锦的人生路却断断续续地像是在论说着她来到世界的那个中秋日。

她们十八岁那年的某个夜，三个人蹲在壕沟里，因为寒气逼人她们抱作一团。那个夜晚如墨的苍穹黑尽了万物，夜风在尖锐呐喊。壕沟前不远处潜伏着突击部队，后面的炮阵地那会还沉默着。章秀竹心里惦记着纪远。纪远是突击部队的政委。不知怎么章秀竹心里想着纪远嘴上就冒出一句：你们俩准备啥时候结婚？先是浓夜一般的沉默，紧接着壕沟里荡起了三个十八岁少女的笑声，笑声很轻盈很柔漫，极像许多年以后另一代少女在冰场滑出的旋律。笑完了，刘玉锦说：秀竹你先说你啥时候结婚。章秀竹认真起来：我也不知道。章秀竹每次见到纪远，心里都会冒出乱糟糟的念头，比如想到结婚呵和纪远过日子呵什么的，但真地要和纪远结婚，她紧张，说不上是害怕还是天生的神秘感使然。刘玉锦对结婚同样有紧张感，她的紧张与章秀竹又不相同。那一年吴笑人是师政治部主任，刘玉锦每次见到吴笑人总摆脱不了在首长面

前的拘谨，吴笑人又是个严谨而不苟言笑的人，尤其是那对温和中藏着威严的眼睛，平添一份深不可测的厚度。刘玉锦想到自己跟吴笑人在一起很少有说话的情形，便提议：我们同年生，同一天参加革命，也一起结婚吧。章秀竹立刻响应：这是个非常好的主意，我赞成。章秀竹又问：雨纹，你怎么不说话？柯雨纹冷丁觉得天上有雨星飘落，伸手试试，似乎又没有。她闭上眼睛就看见了心里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在落雨，那个世界的冷雨被凄风吹打着绵绵不断。她不喜欢那个世界，却无法逃脱。章秀竹又在问她，声音遥远地飘过来：雨纹，你怎么啦？柯雨纹猛地睁开眼睛，面前是摧毁旧中国创建新中国的战场。这是纪远的一句话。纪远在战前动员讲话中的一些句子每每成为流传整个战区的战斗口号，听起来确实叫人热血沸腾激情飞扬。离战斗开始还有几分钟，红色信号弹即将刺破夜空，召唤满天灿烂，炮群将撕碎寂静，纪远率领的突击部队就要跃出塹壕，杀向敌阵。一场生命与生命的搏杀，一场光明与黑暗的较量就要开始，她没有权力想个人的事情。柯雨纹在黑暗中摇摇头又点点头，她不知道该如何对章秀竹和刘玉锦说。她心里爱的人也是纪远，她对纪远的爱和章秀竹产生在同一时刻，所不同的是纪远发现了章秀竹的爱，并且深深地爱着章秀竹，而她对纪远的情感被纪远忽略了，忽略得一无所知。天黑得更干净了，战斗在一分一秒地靠近，柯雨纹用力握住章秀竹刘玉锦的手，答应三个人一起结婚。

从那个晚上起，三个女性便有了一个誓约，她们要一起结婚。章秀竹记住了她们曾经有过的这个誓约。在这个朝霞如火的早晨，章秀竹满心愉快，她想好了下午一下班就去找柯雨纹。

2 黄昏不经意地就来了。地平线上下格外明亮，头顶游移的云团则显得忧郁。那忧郁是淡青色的，像某段光阴留给后来的记忆。记忆总是比较优雅的，可这样的优雅往往浸在凄凉酸楚

之中。

柯雨纹独自坐在故苏阁，身体的一侧斜靠着木柱。木柱上的红漆金纹脱落斑驳了，露出混浊的泪痕来。柯雨纹的目光落在西边天际，夕阳正在那里沉没，初夜急切地涌上来，弥留在地平线上的最后的光焰依旧金的、红的，远远望去极像某位少女喊出来的残血。

章秀竹在故苏阁找到柯雨纹的时候，晚暮正悄悄地把柯雨纹埋没。章秀竹走到柯雨纹身边，注意地看着柯雨纹的侧影，这张侧影被将至未至的夜色衬托着，一条极为纤细的亮线从头顶滑向翘起的鼻尖，其余则是大片大片的暗影，眼眸成为暗影中最为浓郁的部分。这是一张令人隐隐心痛又让人强烈震撼的阴影。章秀竹没惊动柯雨纹便已经觉察出柯雨纹的苦闷。章秀竹一直以为自己是了解柯雨纹的，如同柯雨纹了解她。然而在这黄昏即将逝去的时刻，章秀竹对自己发生了怀疑，柯雨纹似乎还有着许多她并不了解的东西。她忽然觉得自己是一杯白开水，水中一无所有，而柯雨纹则是一杯浓茶。

夕阳终是被夜色淹没，天边出现了潺潺的深黛色。章秀竹伸出双手慢慢抚在柯雨纹肩头。柯雨纹扭过头，对章秀竹的出现柯雨纹并不意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是你。”

章秀竹说：“你让我好找。”

柯雨纹苦笑笑：“你还是找到了。”

章秀竹的眼睛里飘起一丝记忆的柔云，若有所思地说道：“从前我们经常一起来的，这里留下了我们的许多时光，我想我会在这里找到你。下了班我就去你的宿舍，你不在，我就直奔这儿，你果然在。”

柯雨纹挪动一下身体。章秀竹搂着柯雨纹的肩膀坐下去。从前她们在这儿坐时，多是柯雨纹搂着章秀竹的肩膀。江水的喧闹在山脚下隆重起来，可以听得见浪涛拼搏厮杀，听得它们在顷刻

间粉碎自己，四处逃溅。柯雨纹已经大致猜到了章秀竹找她会是什事情，这个日子总会来到的，谁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柯雨纹想自己应该能够承受这个事实，它不是突然发生的，在很多年以前它就形成了。柯雨纹默默地等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

章秀竹说：“今天早晨，纪远提出要结婚，他说明天就办。”

柯雨纹想果然是这样：“你们早该办了。”

章秀竹说：“你忘记了，我们三个人曾经有过誓约的。你的怎么样？”

柯雨纹很随便地说道：“那就一块办呗。”话出口，柯雨纹的神情不那么轻盈了，她发现章秀竹在盯着她眼睛看，便努力掩饰自己。实际上柯雨纹自己也不敢相信一切就真地要发生了。

章秀竹问：“你好像有心事？”

经章秀竹这么一问，柯雨纹反倒平静了。柯雨纹道：“我的那位你认识的，就是你们厂行政科的娄田地。”

娄田地是章秀竹她们厂行政科的副科长。娄田地这个名字勾起章秀竹朦胧复杂的感觉，章秀竹一时很难理喻自己的这一感觉。那年打完苏北一仗，吴笑人为柯雨纹和娄田地作过介绍。娄田地在那一年是连长，那一仗打下来成了战斗英雄。章秀竹刘玉锦陪柯雨纹去见的娄田地。娄田地住在野战医院。她们三个人在野战医院见到娄田地不禁一惊，娄田地怎么这样老。娄田地倒是不在意自己的老相，解释说他年纪是大了点，加上从小老相，就老上加老了。后来她们才知道娄地和吴笑人同岁，同年参的军，始终没提上去成了老连长。没提上去也没特别的原因，那年月这样的情况挺多，人们不大注重谁的官大谁的官小，反正都是为人民为革命。看完回来，吴笑人问柯雨纹怎么样。柯雨纹说他人挺宽厚的，是个难得的好人。吴笑人说那就这么定了？柯雨纹无话，把头低到胸前。

娄田地伤在生殖器上，不能生孩子了。对于这一条，在一九

四八年的秋天，柯雨纹还十分模糊，既清楚又不清楚和这样的男人过日子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以后这件事没有结果，谁都不知道她们到底怎么样。柯雨纹在今天这个黄昏突然说要和娄田地结婚，章秀竹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崇高、革命、纯情一类理想的原因。尽管这样想，章秀竹还是问：“你真能做到不要孩子？”

说到这个，柯雨纹反而坦然了：“这也怪不得他，子弹不长眼睛，世上的事都是命定的。”

章秀竹觉出了夜的寒意，寒意湿湿的，游荡在愈加浓稠起来的夜幕里。章秀竹说：“我们回去吧！”

柯雨纹没再说什么，站起身和章秀竹一起离开故苏阁，踩着青石板小山下山。结婚对于每个女人都是一杯酒，不论这杯酒是甜是苦，女人们都是要喝下的。

3 厂俱乐部坐落在一大片浓绿的树荫之中。辉煌的灯火从俱乐部窗口奔泻出来，亮开一条条如溪水的小径。人们沿着如溪水的小径来俱乐部贺喜热闹。吴笑人是厂党委书记，纪远是厂长，娄田地是行管科副科长，三个人同时举行婚礼，是要热闹一下的。俱乐部大厅没设座位，所有的人一律站着，大厅四周列一圈长条桌，长条桌上摆了瓜子花生糖，还有红葡萄酒。来热闹的人注意到，这个晚上最漂亮的是新娘章秀竹。以往厂里的工人干部并没觉得章秀竹有故事中的气派。传说中章秀竹是一段故事，故事中的章秀竹是旧上海的一位大小姐，有着大富大贵大苦大难的不平凡经历。这个春夜，章秀竹脱掉了列宁装，换了件连衣裙。连衣裙是一袭的西洋红，立式小方领，从胸部到腰际勾起几条暗线，看似不经意，却恰到好处地既勾勒出了女性风韵又不失端庄华贵。人们有点相信了，章秀竹的故事也许是值得细细考究的，章秀竹也许确实是故事中的人物。相比之下刘玉锦十分平淡，很少

有目光在她身上停留。倒是刘玉锦身边的吴笑人，在表现出一如既往威严的同时平添了几分亲切，而这份亲切的分寸感又掌握得恰如其分，使人进一步感触到他的威严。娄田地是人们熟悉的模样，他难得有的兴奋和喜悦并不让人们感到意外。娄田地腰背略有点弯曲地站在进口处，不停地为来热闹的人们发烟发糖送花生。好像他不是新郎仍然是行管科副科长。其实柯雨纹始终站在他身边，柯雨纹倒并不想让人们误解。柯雨纹不漂亮。在没有深入到柯雨纹那颗极端女性化的灵魂里之前，任何男人都不可能发现柯雨纹具备着其实很热烈的美，这种美一旦被发现，男人们就绝不只是心荡耳辣了。柯雨纹看上去与平时没有太多的区别，甚至衣服也不是新的，但是如果仔细审视柯雨纹的眼睛，便能够看见燃烧的火焰，这支火焰是女人的极度渴望与极度失望交织而成的。透过火焰再看柯雨纹的衣服，她刻意的用心选择就显而易见了。柯雨纹穿了件短上衣，颜色是黄昏的淡紫，几支欲哭的菜心白牵来几片落叶，落叶呈愤怒的暗红色，轻描淡写地就把伤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柯雨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纪远脖子下面那条领带。纪远是三位新郎中唯一着西装系领带的。下午厂党委开会，纪远要吴笑人也来一条，吴笑人笑笑说那玩艺太资产阶级味。纪远选了条夺目耀眼的领带，领带的底色是明月的银辉，其间跳跃着极富浪漫情调的蓝色星星。纪远的领带打得十分规范，他一走进俱乐部大厅就从所有人的眼睛里读出了异样和惊诧，他不想仔细分辨人们眼睛里的异样和惊诧，他要的就是人们的异样和惊诧。

婚礼由总工程师付义轩主持。付义轩在三十年代留学美国，身上的美国味浓重。付义轩主张婚礼仪式越简单越好，新郎新娘互赠一句话，如同美国的新郎新娘互戴结婚戒指，然后随意交谈跳舞。纪远告诉付义轩，婚礼如何安排随主持人定。于是婚礼便照了付义轩的意思进行。

付义轩宣布婚礼开始。他面对逐渐安静的人们微微抬起双手，

双手其实空空如也，看上去却沉重得像千斤在手。他把双手十字般合到胸前，庄重地开始念开场词。

“这个世界上，每一刻都会有生命诞生，同样每一刻都会有生命死亡。有些人认为诞生是幸福，死亡是痛苦。另一些人则认为诞生是痛苦，死亡才是幸福。实际上，他们都错了。诞生和死亡都不值得在意，真正的幸福是生活。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为六颗生命迎接他们生活的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个新的开始即将到来的时刻，让我们真诚地为他们祝福，祝他们长久地留住这个时刻。现在请新娘新郎互赠一句可以铭心的金戒指语言。”

最初大多数人不大适应付义轩的讲话用词，到付义轩语落，人们品出了其中的意思，于是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掌声静去，新娘新郎一生中最重要时刻便来临了。照习惯顺序从左至右。站在最右边的是章秀竹。章秀竹微微侧过身，双眸盈满了一个女人全部的感情，她脸色桃红，洋溢着掩饰不住的幸福。付义轩事先作了交待，要新娘在后，新郎在先。章秀竹等待着纪远，盼望那一刻快点到来，却又怕这个时刻去得太快。

章秀竹碰到了纪远的目光。纪远的目光是激流。章秀竹熟悉这股情感的激流，她希望着这股激流在今夜把她彻底淹没，带向远方。

纪远没有预先想好这句话讲什么，纪远下午就知道这是今晚的唯一节目。纪远讲话，无论大会小会个别交谈大都不事先准备稿子。纪远喜欢即席讲话，由着兴致讲开去。纪远认为，讲话应该是平时积累的喷发，是思想的产物，用不着刻意地准备。逢到重要场合，纪远更是如此。纪远把讲话稿看作是个约束，是对真实性和智慧的约束，人们讲话的过程其实是个极赋创造性的过程。

人们的情绪在期待中愈加的浓烈起来。寂静像清晨的雪原等待着第一行脚印的出现。纪远让思绪在某个地方停顿了一下，亮开嗓门说道：“从现在起你就是我妻子了，作为丈夫我要带给你幸

福。我相信我能做到。”

纪远这话虽平常，却包含着极大的容量，又充满了自信。人群里就有人问：“你用什么保证给新娘子带来幸福？”

纪远笑笑：“她会用她的一生向你们证实。我们都年轻嘛，大家会看到的。”

人们哄笑着把目标移向章秀竹。章秀竹心的深处凝着一句话，这句话不是下午想的，许多年以前她的心里便有了这句话。这个夜晚她要把这句伴了她许多年的话送给纪远。章秀竹说：“我愿意随你去到天涯海角，哪怕吃尽辛苦我都感到幸福。”

人们使劲地鼓起掌来，在一九五五年的春天里，武州城认识纪远章秀竹的人无不坚信未来为他俩准备的唯有幸福。人们把目光挪到站在中间的一对：刘玉锦和吴笑人。

吴笑人准备送给刘玉锦并要刘玉锦刻骨铭心的话下午就写在了笔记本上。那是句通俗易懂又好记的话，不过吴笑人还是反复斟酌了几遍。现在，吴笑人当然不用拿出笔记本来照着读，吴笑人略作沉思是为了让人们的注意力彻底集中。总工程师付义轩不明白吴笑人的用意，他以为吴笑人一时没把那句话想好，于是准备加几句旁白助兴。吴笑人立刻察觉到付义轩的误会，清一声嗓子制止了付义轩。吴笑人的内心深处是不那么喜欢付义轩把婚礼这样搞的，尤其是金戒指语言有资产阶级的味道，共产党人似乎不应该这么做派。金戒指带有铜钱味。对于付义轩这个人，也保留有自己的看法。人们开始有零星议论。吴笑人需要的正是这个效果。零星议论说明人们的急切不安，而急切和不安正标志着人们的注意力彻底转移到他的身上。吴笑人做了个手势，望着大厅里的人们对刘玉锦说：“是共产党解放了你，给了你一个幸福的家，希望你永远做党的人！”

人们追着吴笑人的话爆发出努力的掌声。人们觉得亲切，觉得高尚。在一九五五年的春天，共产党三个字在大多数普通中国